

一沙一世界 - 第3集 - 李曾超群 - 不太懂做生意，但懂得堅持(下)

主持：Dede

嘉賓：Maria 李曾超群

Dede：歡迎大家收聽一沙一世界，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Dede，這集很高興仍然跟李曾超群繼續聊天。上一集提過妳參加了很多慈善活動，而且開設了自家餅店，到後來為甚麼全都沒有了。這一集想分享一下……我知道妳讀過很多書，對每一件事也喜歡學習。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？

Maria：我很喜歡創新，我甚麼也是先學基本的，接著就不會循規蹈矩跟著課題去學，而是自己去創新。好像畫畫那樣，老師畫了一幅畫出來，妳便要照著那幅畫臨摹。我不會。我會按幅畫的意思自己修改，如果不喜歡那邊有很多樹，便放一間小屋在那裡；自己會創造一個新形象出來。所以老師在畫上的評語也說我很喜歡創新而且喜歡畫大畫。我每次畫的都很大幅，因為畫了出來是準備掛出來的，不會把它收起。所以我覺得自己有自己的嗜好、自己有自己的創造，亦覺得因為媽媽給我很多機會，所以有很多機會。現在跟小朋友提起，我亦給他們創造自己的天地，他們喜歡做甚麼我便讓他們做甚麼，不想把我的問題帶到他們身上，不想因為我的問題而影響他們做自己的事。四千多萬是一個很大數目，嚇壞他們！他們一直讀書，又懂得節儉，從來不亂花錢，我一直教他們應該用便要用，不應該用的便不要用。要還四千多萬會嚇壞他們，所以我不想把這個壞消息告知他們。因我覺得這是我的事，由我一人去承擔。這是我的責任，要自己去完成他。妳們讀書也是，這是妳們的責任，一定要完成妳們的責任，把書讀好、做好妳們的事。我不想把一些無謂、會令他們擔憂的事情放在他們身上。他們知道我要清盤、有些債務，但他們不知道是那麼大的。他們說想幫助，但我不用他們幫助，說自己會處理得到的，不用擔心。他們看到我又會開心大笑，照常每一年去探他們。妳說開心，我就是這樣開心的人。他們看不出我有些閉翳，就算是我的朋友也看不出，帶我出外吃飯一樣很開心，他們時常把飯菜給我打包帶回家，我便照樣帶回家，煮少許飯便吃帶回來的菜吃數餐。有時候沒有的，妳也看過我的消息，一個飯盒可以吃到一日，買那些勞工飯盒，恐怕妳們不知道是甚麼。

Dede：廿幾元。

Maria：是啊，廿幾元。那些便宜很多、飯多菜少，不緊要。早上取兩、三羹的飯出來用水煮，做泡飯，加些青瓜、腐乳來當作早餐。下午又把飯和菜分成兩份：晚餐一份、午餐一份。就這樣廿幾元便可以吃一日。自己限制著自己，節省回來的錢使用來還債。我定了一個時間給自己，我說「十

年一定要還清那些債」，所以自己一直在計算。有時我會走到超級市場試食，試食便當作一餐，他們知道我試食的，吃完後我還說「妳要多謝我，我在這吸引更多試食，幫妳做宣傳」。

Dede：做宣傳。

Maria：是呀！做宣傳、代言人。我還吃得很得滋味的樣子，那些人笑我那麼懂說話，自己又覺得沒欠人家。我要吃，就吃得那麼滋味。人們知道我是食家，他們見到便來購買，這樣就可以報答人家了。現在我還有一女兒沒有結婚，沒結婚變相負擔較少，她可以負擔我。現在妳們坐在這房間是她的，這單位本是她居住的。現在她移民到澳洲，因為她有些敏感，她對香港的天氣不適合，到澳洲後完全沒發作，於是便移民到澳洲。她給我居住在這個地方，現在我常常感到不安樂，不喜歡欠人家，譬如說人家幫我買東西不收錢，我也感到不安，無論怎樣也一定要給他錢。現在是女兒的地方，我也給她租金，我說我還可以支付，但她一定是不要的，只要我安樂住下便可。現在我的兒子 60 多歲，在英國 30 多年現在退休了，留在香港說陪伴我多些，「因為我離開妳太遠、太長時間了」。他現在想我搬到大一點的房屋，因舊時住的屋都是大的、有花園的，現在這裡沒有，我也自己弄了個小花園。

Dede：在外面很漂亮啊！

Maria：小花園是我自己做的，每星期叫花王拿些新鮮花上來放在這裡，我習慣看綠色的、花的，自己便在露台做了這小花園。我的兒子回來看到便說「媽咪，這屋太細，妳住慣大屋的。」——現在這間其實不細，也有 1000 呎，有書房、睡房和兩個洗手間，是足夠居住的。不過，他知道我習慣了住大屋，因而擔心我會不舒服，說回來改善我的生活。第一是想我住較大的屋。第二是要一部車和司機，不需要撲的士、巴士、小巴那些，他們常常擔心我上落車危險，我說「不緊要，我常常也是這樣啊！」他們說「80 多歲就不好這樣坐巴士，巴士有時候「錯」(Chok)得挺厲害，巴士、小巴的梯級很高；難登車。」我說「不要緊，我已習慣了。現在叫我養司機和車反而不習慣，因為會記掛著他，記著要叫司機吃飯。」

Dede：妳還要照顧他。

Maria：還要照顧他，那不好。我說「不要了、不要了，現在我習慣了。」所以他們說我為人很自立，因為這樣的問題我不喜歡騷擾到他們，亦不用兒子回來買屋、買較大的樓房給我。我說「不好了，我不想妳花這些錢。」

真的沒需要。」很多人誤會了是我的兒子不理我，事實上不是！是我不接受他們的利益。

Dede：甚至是不讓他們知道妳發生了那麼大件事。

Maria：他們回來後現在才知道，他們說「嘩！媽媽為何不讓我們知道？」知道了又怎樣？知道妳們又不能幫得我很多，何必要妳們擔心？現在我也捱過，常常跟他們說已雨過天晴了。

Dede：妳的笑容，包括妳的臉，找不到一些風霜，找不到妳過去有這麼辛苦的經歷。

Maria：是嗎？

Dede：妳時常笑，那麼開心！所以當節目結束後，我有少許要求，因為看到探訪長者那日挺好啊，在節目後想幫忙做少許東西，現在未完的。有一個問題，我相信不只我一人問妳，好多人也問過妳，為何妳不申請破產？

Maria：我覺得破產是一種逃避、一種欺騙行為。

Dede：其實可否說是妳在做餅會留意、會知道，但有些人懂得做餅不代表懂做生意，會否是在做生意方面不太擅長呢？

Maria：可以這樣說，因為我本就是不懂做生意，開始初時的六個月已把錢全都蝕掉了。

Dede：妳說超群那時？

Maria：是啊、是啊！

Dede：開張六個月已把錢全都蝕掉？

Maria：是啊！

Dede：後來怎樣有這麼多錢開設分店？

Maria：因為開張時是我的丈夫給我錢開鋪，我又不接受，說「丈夫給妳的，為何也不要啊？我給錢妳做本錢開鋪，不用還的。」我也不要，因為我

的脾氣是這樣，很堅持自己，因為我覺得很多親戚、孀母、亦有家婆、家公，我不想家婆他們覺得我太多事。

Dede：常常在拋頭露面。

Maria：是啊、是啊，妳知道是甚麼意思。我的家公、家婆也算是香港名人的，他們不喜歡我拋頭露面。初時我說「教人們烹飪我不收取費用，教人們懂得煮菜，懂得煮菜丈夫多些回家吃飯，對嗎？」，被我說贏了沒說甚麼。出來做生意時，我沒有跟他說，只跟丈夫說「我真的想出來開鋪，妳媽媽那邊。我不跟她說。由妳跟她說。」後來，丈夫說「妳跟她說。」我說「我不跟她說。妳說 YES，我便去做，那麼妳 say YES 嗎？」他不能阻止我，因他知道我脾性，就算阻止也阻止不到，因我已經決定了。後來，他說「好吧，妳喜歡做就去做吧！」他又給我錢，我也沒有要他的錢，所以自己到銀行借貸，因為爸爸是做 Banker，很多人認識我爸爸，我便跟銀行借了些錢，蝕掉了又借。到第二次借錢時，我說「這次不能再蝕，若果再蝕錢的話，我真的玩不起。」

Dede：但我又不明白，妳的餅那麼好賣、好吃，怎會蝕呢？

Maria：不懂做生意啊！不懂做生意的手法。

Dede：OK！

Maria：只有自己一個處理，很多事也處理不到。後來，我才知道我要一個貨倉用來儲貨，入貨出貨都要有記錄，才能計算出來。初時我不懂，後來聘請了一個會計才解決問題。自己做的只是一些「婆仔數」，真的完全不懂……

Dede：那時只是一間鋪？

Maria：一間而已。

Dede：全都是自己處理？

Maria：是，甚麼也是自己做。那時不是有很多本錢，聘請幾個女員工、師傅便做，全都是由自己做／我的丈夫給我錢也不要，妳說我怎會要兒子的錢呢？

Dede：19 幾多年開設第一間鋪？

Maria：1966 年。

Dede：66 年。

Maria：11 月。

Dede：但是很奇怪啊，六年後妳那麼厲害還出唱片，烹飪唱片是 72 年出的？

Maria：唱片是我在未開餅店前已經是做好的，我一直在教烹飪。

Dede：沒有停過？

Maria：沒有。教烹飪時我做了些西餅出來，學生覺得西餅好好吃，因為連香港也沒有，怎麼不開設店鋪讓香港的人也能吃？

Dede：是成名後才開鋪的。

Maria：是。即是那些人鼓勵我去開鋪，我便去開鋪，所以我之前懂教烹飪那時已開始做一間學校，在學校教做西餅，人人也說好吃。

Dede：我又不明白了。要做生意、要收生，妳還有那麼多時間去做慈善工作？

Maria：不單做慈善工作，1955 年已開始做慈善工作。但是不單是這樣，我應承了我的丈夫去工作，兒子讀書、生活怎樣處理？

Dede：是啊，他們年紀還很小。

Maria：我訓練他們，訓練女兒……

Dede：煮飯？

Maria：不是，因為我知道要讓她到外國讀書，我的丈夫相信外國的教育，不太相信香港那些制度。他要讓女兒去的。但是女兒還未習慣，所以我讓她去寄宿，那時她在女拔萃 DGS，距離我們的家很近，她說「媽媽，那麼近為何要我去寄宿？」我說「妳不知道的了。妳要體驗一下團體生活，跟人們一同共處，過有秩序生活。在家太隨便、太舒服，去學校住一下。」

因為自己從小到大也是寄宿多，家人訓練我不要享受太多，我才會能屈能伸。我便給她這個訓練。所以小時候一個十歲的帶著八歲去看醫生，我的女手指指甲有些灰甲，做手術全都拔出來換藥，我便叫兒子放學後帶妹妹去覆診。

Dede：換藥

Maria：就是換藥。那時小學拔萃……我說「那些書包太重，大家輪流接送放學，今天妳接、明天他接這樣。」把東西全都交給 Auntie，叫她把書包拿回來給我，便給他幾元乘車帶妹妹過海去換藥。妹妹只得八歲，人們跟她換藥時感到痛，哭著。

Dede：全都拉出來？

Maria：全都拉出來是痛的，他說「阿妹、阿妹不要哭，一會兒阿哥買糖果妳吃。」首先，他的錢只是剛剛足夠乘車，利用餘下的兩、三毫子買兩粒糖，笑死人。現在說給我聽我覺得很好笑，後來賣糖果的人看到他們那麼可憐，不要他們的錢，給他們每人一粒糖，接著便乘車回來。那時要乘車過海，坐天星小輪、巴士、來到我們這裡。——我們住在又一村。那時候我不斷訓練他們，我的奶奶便說「有沒有搞錯？要他們做那麼危險的事。」所以真的覺得他們舊時的事挺得意，我看到很多人不捨得這樣訓練，我只是想……

Dede：獨立。

Maria：獨立，好像我媽媽這樣訓練我，覺得能夠給我很多知識，很多人家沒有的經驗。我學習儀態、交際、游泳，我懂游泳的，但她覺得我的姿勢不好，便找人來教我姿勢；跳舞也是，所以我跳舞、游泳可以見得人、可以去表演。她給予我很多很多其他人不懂的，而我是懂的。最欣賞是她給我學琴棋書畫，我對藝術產生濃厚興趣，所以我的衣服是自己設計的。我沒有買名牌。每當去大場合時候，我自己設計的衣服與眾不同；挺得意。去廟街或古董街買些古老的繡花、舊衣服回來，自己再整合成一件衣物，砌在布上做一件長衣，做起衣服時很特別。

Dede：我記得妳以前很喜歡穿旗袍、唐裝服的。

Maria：年輕時是啊。現在我也是，不理會人們會否穿，最緊要我穿。

Dede：說真的，有一次聽妳說：總之要自己穿得漂亮、精神點、開心點。例如：我昨天上網看到人們寫文讚賞妳衣著很高貴，——我們做齊功課才來訪問的。問回慈善方面的話題，我重看妳的資料，發現六幾年到八十年代妳在兒童方面做很多捐贈，例如：病房、弱智兒童病院。會否是因為妳那時剛有小朋友，所以令妳想多做些關於兒童慈善的工作呢？

Maria：不是，沒有分別的。因為我覺得慈善不分……

Dede：老中青。

Maria：慈善不分老中青。只要我覺得有需要幫助便去做，因為是做智障兒童，我在中文大學修讀了一個認可課程，我可以去做關於這樣的工作。做關於這些是特別的、是專業的，專業一定要有證書，讀大學時我讀的社會、心理，並沒有包括這些內容。不過心理學有包括智障的，雖然不是專門的智障，但我也可以明白智障的人需要甚麼、為何會智障，懂得如何去訓練他們。讀完後，自己有一個智障兒童院，現在回去可以教一下老師，因為老師也不是專門人才，聘請專門人才很昂貴，所以回去便教他們。小朋友看到我很開心，全都衝過來攬著我，他們也很疼我，覺得有人疼就開心，人人伸手來拉手。

Dede：妳說得出他們的名字，記得每一年頒甚麼獎給他們。

Maria：是啊。住得久那些便會記得，因為每年也去。我不單只是節日去，有時候平日有時間，也帶些朋友一起探訪他們，帶些小禮物給他們吃；很開心的。老人家見到我也會很開心的，所以我每年一定去，不去的話他們會很失望。

Dede：是啊，那天也看到。在節目完結前，我剛才說過有少許的請求，我真的沒有聽過那麼完整的《月光光》，可否再為我們唱一次？

Maria：月光光？

Dede：是啊，上次那個。

Maria：我叫老人家們唱那個？

Dede：是啊、是啊。

Maria：懷舊。

Dede：是啊，但是我要最後那兩句。

Maria：最後那兩句？

Dede：是啊。

Maria：不用唱整首嗎？

Dede：有很多的版本？因為很難得可以唱長版本，很多人已不懂的了，我這代也不懂。好，唱一次。

Maria：老人家們懂的。月光光，照地堂；年卅晚，摘檳榔；檳榔香，嚼子薑；子薑辣，買蒲達；蒲達苦，買豬肚；豬肚肥，買牛皮；牛皮薄，買菱角；菱角尖，買馬鞭；馬鞭長，起屋樑；屋樑高，買張刀；刀切菜，買籬蓋；籬蓋圓，買條船。

Dede：最後呢？

Maria：船我本來沒有唱，因為那個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不唱了。

Dede：但是我們已過中秋，可以唱的。

Maria：船浸底，浸死兩個番鬼仔。

Dede：不是「鬼佬」嗎？

Maria：是「鬼佬」，不過我自己改。

Dede：明白。多謝、多謝這次跟我們的對話。